

# M

ALFRED HITCHCOCK'S MYSTERY STORIES

##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 2

### 大理石里的人

我的房子，曾经是“大理石里的人”的家，  
每到万圣节的晚上，他们就会回来……

另外……

渴望

偷心王

撒拉逊诅咒

新华出版社

Mystery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李东红 译

[美]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2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2/美国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编; 李东红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8

ISBN 7-5011-6234-4

I. 希… II. ①美…②李…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258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2-1292

本书由美国 Penny Publications LLC 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2

(美) 希区柯克悬念小说杂志 编

李东红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h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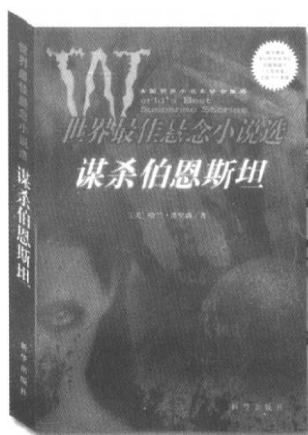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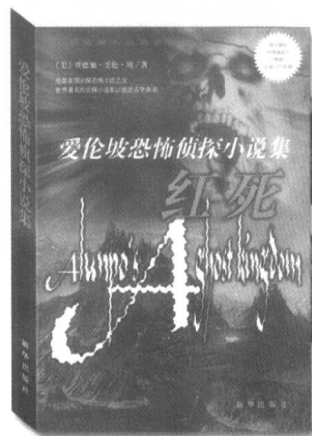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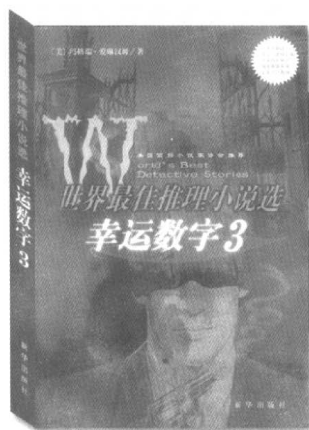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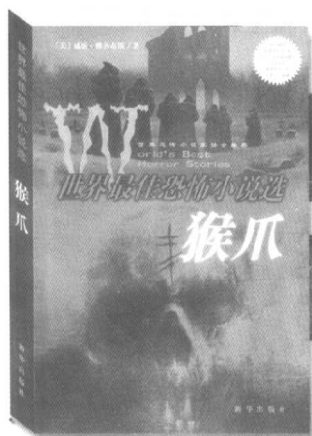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54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234-4/I·361 定价: 9.80 元

只需 **56** 元，就可获得：

- |                                           |                                          |
|-------------------------------------------|------------------------------------------|
| 1、《世界最佳恐怖小说选：猴爪》<br>恐怖电影《黑暗的另一半》 正版VCD    | 3、《世界最佳悬念小说选：谋杀伯恩斯坦》<br>悬念电影《火车怪客》 正版VCD |
| 2、《世界最佳推理小说选：幸运数字3》<br>悬念电影《超完美谋杀案》 正版VCD | 4、《爱伦坡恐怖侦探小说集：红死》<br>恐怖电影《蝙蝠》 正版VCD      |



邮购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新华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43

联系电话：010-63073595

联系人：黄绪国



# 恐怖俱乐部系列丛书



每册定价 19.00元，每册中有100多幅隐形图案和文字，只有用本书中附送的照魔镜才能阅读。

邮购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新华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43

联系电话：010-63073595

联系人：黄绪国

# 目 录



## 维和部队 ..... (1)

校长在学生骚乱的那个清晨被杀，杀人者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下手……

## 惊恐万分 ..... (26)

我听说食品店里的冰激凌下面藏了一具尸体，于是我在食品店关门时，藏到里面去探险。深夜，僵尸出来了……

## 帕拉第奥大桥 ..... (35)

他要去偷大桥……

## 渴望 ..... (58)

那不知来自何方的长发跛足的陌生人……

## 忘掉烦恼，忘掉忧愁 ..... (102)

陌生人来到小镇上，要帮人们忘掉烦恼，忘掉忧愁。当排忧解难的篝火点燃时，一座尖塔摇晃着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接着是……

# CONTENTS



## **撒拉逊诅咒 .....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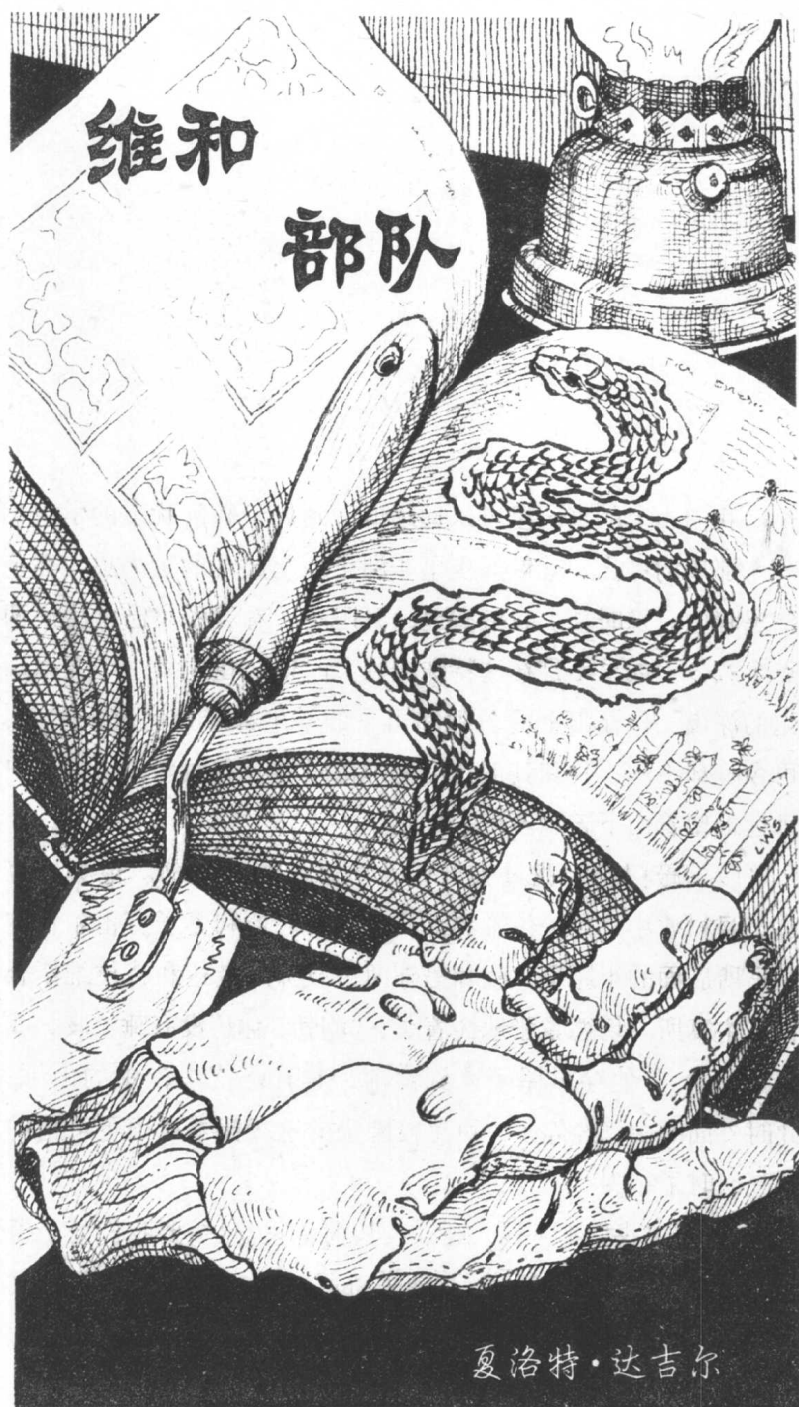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坐在父亲领土的山头上,  
看着葡萄慢慢长大,听着武器生锈的声音更让人愉快的了……

## **大理石里的人 ..... (153)**

我的房子,曾经是“大理石里的人”的家,每到万圣节的晚上,他们就会回来……

## **偷心王 ..... (170)**

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似乎有一种磁铁一样的磁力……



从我们山上的寓所里可以远远地看到处于骚乱状态的学生们那边的灯光，就像深夜里非洲土地上成群的萤火虫，在茫茫黑暗中时隐时现。我懒懒地睁开眼睛，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两点十八分。如果不是在这特殊的骚乱时期，在这么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住在山上的教师和山下的学生都应该已进入梦乡，可今晚却不同，我和其他几位老师都只能合衣而坐，透过窗户远远地望着山下若隐若现的灯光。

听见敲门声，我过去开门，切德出现在眼前。他头发凌乱，身材瘦小，是一位维和部队的教师。他和妻子劳雷尔住在主寓所后面的小屋里，我和另外两位教师阿曼达和特拉维斯合住在主寓所。切德紧张地摇着头，“鲍勃，你还没有睡？哎，我也睡不着。”他穿过屋子来到窗前，看着茫茫黑夜中的山下。此时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可是校园里的这场比暴风雨更可怕的骚乱何时了结呢？

我说，“我们不可以入睡，校长柯尔比·哈登要我们处于戒备状态，好随时采取行动。”随手挑起汽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那惨淡的白光显得是那么冰冷。

“你说他们真的要闹起来吗？”切德的声音都颤抖了，“我是说他们究竟要做什么？”说着说着，他坐到了我的床上。



“你不知道校园骚乱是怎么回事吗？”我的口气颇具锋芒，“这在英国学校中已由来已久了，学生们常常会做出过激行为，比方说把校长逮起来，捣毁学校以示抗议。”

“把校长抓起来？不会是开玩笑吧。”切德显得很震惊。从日常对他的观察不难看出，他可不具备适应非洲乡村生活的能力。

“我听别人说起过在附近曾经发生的骚乱，刚过去没几年，男学生把校长锁在一个洗手间里面，接着烧毁了学校餐厅，太恐怖了。”看着切德极度恐惧的神情，我有点幸灾乐祸，讲这番话时便有点添油加醋起来。

切德的脸都要扭曲了，痛苦地叫喊着，一下跳到原来他呆的窗户旁边，不停地摇着头。

“劳雷尔在哪里？她睡了吗？”不同于那些卿卿我我，整天泡在一起的伴侣，切德和妻子劳雷尔通常是独立做各自的事情。

“她在厨房喝水。”

“我想是酒精类的吧？”

“可能。”

“走，咱们也过去。”

我们看到劳雷尔正坐在桌子旁边，她的红色卷发很随意。她正在看一本旧杂志，看上去毫无睡意。我们进来时，她端着一只盛满饮料的杯子，紧蹙双眉。

“我很害怕，”她说。

我跟她说自己怀疑可能要出什么大事，她的头发没有梳理，可看上去她显得很漂亮。切德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香蕉杜松子酒，平时他可不会这样做，然后坐在窗边，从这扇窗子正好可以望得到学校。下半夜，我们一直懒散地呆在厨房里，喝着杜松子酒，细细品位它那浓烈与柔和的橘子苏打混杂的味道。



特拉维斯不再来回踱步，也加入到我们中间。他个子高高的，比较保守，是教数学的英国教师，要在这完成三年的教学生涯。他坐下来，背对着窗子，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他的性格，用“处乱不惊”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我注意到他心不在焉地玩弄着手中的杯子，眼睛扫来扫去，可能跟我们一样害怕。

只有阿曼达没有加入我们这个聚会，她总是独来独往。即使在一个这样的恐怖骚乱之夜，她依然在自己房间里独自看书，而不是跟大家呆在一起饮酒聊天。

此时，我想起我的女朋友莉莎，她在城里教书。我要是能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其实呢，山上根本就没有电话。直到现在，一种被尘世所隔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大约到了凌晨五点钟，劳雷尔说她要回屋睡觉了，切德站起来跟在她后面，依然紧张地摇着头，双臂抖动着，向他们的房间走去。特拉维斯也决定回去。

只有我独自坐在偌大的厨房里，大雨敲打着窗户，现在很难透过雨幕看到什么，不过山下的灯似乎已经熄灭。我想骚乱者或许已经解散，或许正猫着腰，向山上爬来，然后是包围寓所，在床上干掉我们。

我回忆起刚才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为什么会有骚乱发生呢？大家各抒己见。

“我想是健康原因，”劳雷尔说，“他们没有营养品，他们缺医少药。”

“这个地方其他人也同样面临健康问题呀。”特拉维斯不这样认为。“也许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吧，”我也插了进来，“我们教他们历史和数学，可他们的将来是什么样呢？不过是回到家种咖啡豆。”



“你认为他们是对我们个人有敌意吗？”切德说，看来他整个身心都被恐惧感包围了。

“或许是。”我没有反对，“我们和哈登就是这里的当局，学生们一直以来就憎恶当局。”

“我猜想，或许是咱们提到的某个原因，可能只能从他们言论中我们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使他们不喜欢这里。”特拉维斯说。

“那可能是什么呢？”劳雷尔问道。

“是食品。”特拉维斯回答说。

我躺在了床上，没敢脱下衣服，时醒时睡。梦中的情景一直就是我们跑着去救火，而愤怒的学生不断把他们的饭碗扔过来，对着我们说很难听的话。

我醒来时，阳光惨淡地照在窗子上，远处树林里的紫藤散发着水蒸气。想起学生们挑起的骚乱，我下意识地 from 床上跳起来，瞥了一下山下的学校。好在学校并没有被破坏，只是路上没有一个人。我打开窗子，一股被雨水淹过的灌木丛散发出的浓香味扑面而来。自己不知该做什么，我得去看一下哈登，校长或许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我听到了房东大卫为我们准备早餐的动静，我胡乱地洗了把脸，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有什么消息吗，大卫？”大卫回答，“有好消息。”这是一种标准的打招呼的方式，显得漫不经心。他摆上茶壶和杯子，示意我得等茶叶泡好了再喝。大卫操着当地山地部落的口音，这种口音很不清楚，他只懂一点斯瓦西里语和英语。我从来就没有好好学习过他的语言，所以对是否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真实的消息并不报多少希望，他回到厨房，给炉子添上火。

我沿着鹅卵石小路朝哈登校长家走去，那儿距我们这里有两百码。我看到切德正弯着腰打理他自己的花园。他非常喜欢



园艺，在花园里种了蔬菜和草木。我从他身边走过，叫了他一声，他正在给豆科植物除草。

“切德你起得挺早的，有什么消息吗？”我问。切德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仍然穿着昨天夜里穿的卡其布T恤和短裤，T恤前部一直到膝盖全是泥巴。他抬头看看我，摇摇头。

“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想着怎么才能管理好我的那些草木。”他跪在地上，像一个满脸是泥的孩子。

“我去看一看哈登，你去吗？”我不假思索地说，忘记了哈登妻子多瑞会因看到切德满身是泥而感到难堪。“不，我们吃早餐时见。”他又摇了一下头，回到他那些草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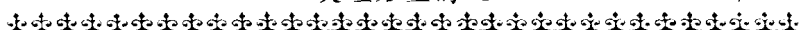
我快到哈登家了，他的狭长形房子是木头和水泥做的，多瑞的脸出现在窗边，她走过来把上锁的前门打开。她耷拉着脑袋，单薄的身体弯曲着，弱不禁风。她用疲惫的双眼看了我一下说，“请进，鲍勃你看到哈登了吗？”我吃了一惊，回答道，“没有，我是来看他的，他没有去下面的学校吧？”她站在那儿，似乎是希望我能立即把她丈夫带到眼前，她说，“他还没有去山下的学校，他应该还在散步，他是一小时前离开的。”

“他出去散步了，就在今天？”我简直不能相信，心里直打鼓。哈登是个乐天派，他很喜欢自己多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哈登不是那种心事很重的人。

多瑞用有些责备的语气说，“他一点都不担心，昨晚睡得跟婴儿一般甜，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合眼，他只是起床后，跟我一起喝了点茶和麦片粥，然后就散步去了。”多瑞从来就不想留在这里，她总是不停地提起要回到英国，今天早上她看上去心力交瘁。

“我这就去找他，叫上特拉维斯一起去。我确信他应该没事。”但愿我当时的话语是平静的，事实上我真的警觉起来。

回到住处，我使劲地敲开特拉维斯的门，他合衣睡了一



夜，我们俩焦急万分地一起去寻找哈登。特拉维斯非常喜欢爬山，在齐肩高的树丛中，我们得艰难地攀过灌木丛地段，趟过水流湍急的峡谷，抓着藤本类植物，然后从盖满蕨类植物的悬崖上爬过去。野花、洞穴、瀑布和清凉的彩虹，一切都那么美好，如果可以辨清方向的话。在课余时间，我常常在村庄周围散步或和学生们玩牌。

特拉维斯带路，我们翻过崎岖不平的山路，在湿湿的草地上走着，路很滑，我们跋涉过了一大块泥泞地，这似乎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栖息地。我正想问特拉维斯是否能按原路返回，这时我们忽然发现了哈登。他双手蜷曲着，两腿伸开，趴在地上，已经没有了气息。我们轻轻地把他翻过身来。他面目全非，脖子扭曲着，赶走他身上的虫子，我们久久地看着他发呆。鸟儿发出欢快的鸣叫声，它不可能懂得此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悲哀。

我先开口说道，“他可能是从峡谷顶上摔下来的。”

“也许是吧。”

“你说‘也许’是什么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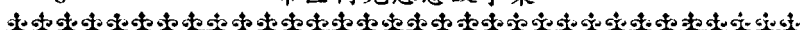
“他知道这个地方，我们经常到这里散步，虽然有一点陡，但爬上去并不费劲。”

“可这儿很滑。”

“不像平时那么滑，有些水分已经被太阳蒸发了。”

不过我发现路还是很滑，我和特拉维斯的衣服都弄脏了，特拉维斯瞥了一眼灌木丛。

“怎么？你觉得是骚乱学生干的吗？”我挖苦道。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点了点头，“我恐怕是这样。”茂密的灌木丛很容易把行人给隐蔽起来，我们环顾四周，出了一身冷汗。昆虫发出嗡嗡声，鸟儿唱着歌招呼着配偶，一只小猴迅速穿过，不见踪影，灌木丛不断地呼出湿气。



我用自己的衬衣盖在哈登身上，返回到驻处，把他去世的消息告诉大家。

多瑞紧闭双唇，一言不发，她的眼神告诉我们她似乎是生气了，然后潸然泪下，坐在沙发上，一遍遍重复着一句话：“我警告过他，我警告过他不要到那里去。”

特拉维斯去找切德，房东答应帮我们运回哈登的遗体，我打算把哈登已去世的消息告诉别人，并找了一位女士来陪伴多瑞，然后下山到警察局报案。我正准备动身时，特拉维斯和大卫正在做一个担架准备把哈登的遗体抬回来。劳雷尔失声痛哭，把自己锁在小屋里，不肯出来，切德就站在屋外窗边上不停地安慰她。阿曼达听到这个消息，显得非常震惊和沮丧，她去陪多瑞去了。

哈登的死又使大家增添了几分恐惧。他可是我们的主心骨，现在大家只能凭想象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一起意外事故？还是谋杀？后者似乎太怪异了，悲痛和恐惧徒然袭上心头。

我摇摇晃晃走下山去，对路上行人几乎是视而不见，也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只见一对伴侣艰难地往山上走着，男的走在前面，手里拿着收音机紧贴在耳朵上。他妻子紧随其后，背着柴和，累弯了腰。或许一、两千年后，这一“妇女解放运动”的场景会留在这群山中。前面又来了五、六个人，有男有女，每个人都背着稻草，显然是去参加一个啤酒节，他们微笑着向我挥手致意，我也向他们招招手。

雨停了一小会儿，在雨后太阳的照射下，周围景色显得是那么清新。我穿过茂密的咖啡树，咖啡树的叶子被阳光照出墨绿色，咖啡树周边种的是香蕉树。

我感到此时自己的头脑很僵硬，我喜欢哈登，他可是个好人，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他身上具备一个优秀校长所具备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素质。他那棕黄色的皮肤，一头金发，瘦瘦的身材，简直就是活生生一个英国流放者。我仍然记着他那发自内心的大笑，他那略带嘲弄意味的眼神，还有他的机智。然后就是那个很严肃的哈登，为了学校的利益，作为一校之长他做事公正，决策坚定，我想学生们也是喜欢他的。

一个场景突然从我脑海里掠过，那是哈登向峡谷深处冲去，越来越小，然后不见踪影，想着想着，车差点转向路边。我不再去想哈登，想骚乱，只是专心致志地开我的车。山神在向我微笑，雨已经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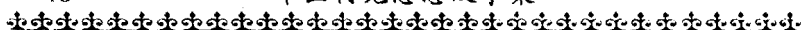
警察局大楼狭长但很矮，警备森严，建筑风格透着权益之计和功利主义的色彩。我终于和警察局长对上话了，他叫巴拉克，身材魁梧，一看就知道他来自当地某部落，他穿着色彩鲜亮的卡其布短裤，白色T恤，他把我领到一间没有什么摆设的小办公室，示意我坐下，然后用一种柔和的语调问道，“请再说一遍，你们学校发生了骚乱，校长死了。”

我点了点头说，“今天早上我发现了校长的尸体。”

他摇了摇头，略微笑了一下，似乎决定不下是否该相信眼前这个二十几岁的美国老师的话。他琢磨着我告诉他的消息，“校园骚乱？什么时候发生的？”

“学生们可能蓄谋已久了，昨天他们没有上学，灯光也熄灭了。昨天晚上，有些学生举着灯返回学校，他们呆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在山上能够看见他们的灯光。”我意识到这不足以让他相信发生了骚乱，但从他的表情看来，他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很严肃。

“昨天没有一个人上学吗？”他问，他问话的方式缓慢而有逻辑。“只有五个学生，他们告诉我们将要发生骚乱，他们不想加入骚乱学生的行列，为安全起见，我们老师护送他们回家，然后就回到山上我们的住处。”



“昨天夜里有老师去学校了吗？”巴拉克问我。“没有，柯尔比校长感到去学校不安全，他让我们呆在山上，等待事态的发展。”其实他自己睡得跟个孩子似的。巴拉克点点头，“骚乱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原因？是为了食品？”我耸耸肩。他叹了口气，又说道，“在塞蒂的学校中从未发生过骚乱，倒是在卡萨里沙的学校里五年前发生过一次，相当糟糕。”我说我也听说过。他接着说，“所有年轻的男孩集中到一起，制造骚乱，他们简直是疯了，”他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我想是这样的，但是，”我欲言又止，因为我感觉他猜我在想什么。“但确实是学生们杀死了校长吗？我们得找出证据。”说着巴拉克起身安排有关事宜。我通过警察局的收费电话和莉莎联系上，告诉她一切都好，星期六再和她聊。

我们一大批人回到山上，巴拉克和我后面紧跟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在路上巴拉克很少说话，雨又下起来了，我小心翼翼，生怕滑坡。

在哈登门前我们停下来，特拉维斯出来迎接我，我给他介绍了巴拉克，问道，“没发生什么是吗？”特拉维斯压低了卡其帽，偷偷看着我说，“由四个学生组成的代表来到了教师区，他们问‘柯尔比·哈登校长去世了吗？’，我告诉他们是的，他们看起来很震惊，低下头，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返回山下学校了。”

“那几个学生是谁？”

“切维、撒查、朱胡迪和卡比拉。”特拉维斯告诉巴拉克。“这四个学生都是好学生，他们不像是参加了骚乱。”

“其他学生在哪里呢？”巴拉克问道。

特拉维斯说道，“我想他们绝大部分已经回家了。”很多住校男生的家就在附近村子里。

“我派两个人到村子里去录一下口供，”巴拉克说着，就去